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献礼之作！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打工者，新时代的创业史！

世 间 此 声

阅读对象：

以前的打工者
目前的打工者
未来的打工者

杨孝政 ●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杨孝政·著

世间歌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章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打工者，新时代的创业史！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献礼之作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间桃源/杨孝政著.-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80587-938-3

I.世... II.杨...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1959 号

书 名:世间桃源

作 者:杨孝政 著

责任编辑:汪 泉

封面设计:石 璞

出版发行:敦煌文艺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网 址:www.dhlapub.com

印 刷:甘肃朝阳新闻彩印中心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16

字 数:313千

版 次: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6000册

书 号:ISBN 978-7-80587-938-3

定 价:38.00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真乃作者当时动笔时内心情思的真实写照。

情有同感！因此，本人在“记录”内心世界的同时，也坦言：一本新故事，几篇旧情怀！书中有闲言，君解语中意？

对人生这个大课题，我才疏学浅，不敢妄加论评。但其自身享天地精华！受父母心血，食乡土、饮山河而成人，哪能连草木不如？

因此，虽天恩难酬，但吐其我心之感悟总能表意达情！

历史有它自身、自然发展的规律，我沿着它——也只能沿着它的酸甜苦辣、荣辱成败和四季必然的风花雪月，一步步走到我人生的终点。这微乎其微的脚步虽然在广袤的大地上踏不出深辙浅迹。也就是说：雪中寻梅青岭在，南山踏冰樵童无。但毕竟在宽厚的山乡土石上留下了我永久的脚印……

深刻的记忆像影视的五彩镜头，每时每刻映现在知足的日月里。先辈们期盼的眼神，严父慈母的笑脸，故兄亡姐们的遗憾，他们无不深切地祝福我们赶上了好时候啊！

因此，有责任“记录”，必须“记录”下我的心灵和思想……虽然少不了添枝加叶的描绘，更缺不了“虚”和“实”的精心剪裁，但这毕竟是祖国西北边陲——祁连山脚下一个农民的心血结晶。

错误和矛盾在所难免，望君赐教。

内容提要

在那不堪回首的年月，高山和他的弟弟高扬，泪洒故土，拜别寒风中颤抖的母亲、妹妹及青梅竹马的田雨水出走乞讨。

巧遇鳏夫老人收留在饲养场避寒活命，后又沿街乞食，夜卧草房，被回家探亲的回族干部马万宝怜惜帮助，并赴江南做临时工。

高山工作积极勤奋，成绩突出，很快就被水泥厂转正并提升为车间主任。其间，和厂长的女儿产生爱慕之情。正当两人沉浸在忘我的情爱之中时，不幸的事发生了：在一次塌窑事故中徐岳英舍身救美——聪明漂亮的姑娘献出了花样生命。

历史的车轮进入正轨时，高山毅然决定为改变家乡面貌做些贡献，回乡发挥一技之长。

在乡亲们的帮助和田雨水的痴情感动中，高山以惊人的毅力克服艰难险阻，又得到藏族同胞的资助，终将家乡建成了仙山洞府。

田雨水和高山在山欢水笑中步入婚姻殿堂。良辰美景时：美丽、朴实的田雨水却是一块璞玉浑金——玉女石身……

面对天塌地陷般的劫难，两人方寸未乱，重新调整人生坐标，和倾心深爱高山的另一位——天真活泼的江南女子共同帮携着伤残的田雨水姐姐。鳏夫爷爷欢天喜地地奔向理想的自由境地——世间桃源。

到那时，劳动已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它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娱乐活动。

有朋友批阅后说：“这是部《透天机》。”就算是吧！但我的这部《透天机》没有一丝一毫的迷信色彩。它完全是人类科学发展的必然未来。只不过就是个时间问题。本人虽身在现实中，但心灵早已生活在“世间桃源”中多时了。

目 录

第一章 步履人生·····	1
第二章 夜卧草薪·····	16
第三章 寻觅天涯·····	22
第四章 不负苍天·····	41
第五章 秦淮酣梦·····	51
第六章 断桥痴情·····	59
第七章 衣锦还乡·····	68
第八章 桑梓探矿·····	76
第九章 欢歌笑语·····	84
第十章 咽泪装欢·····	93
第十一章 艰辛里程·····	106
第十二章 山乡巨变·····	131
第十三章 生命根源·····	141
第十四章 坎坷人生·····	155
第十五章 新的起点·····	188
第十六章 重绣丹青·····	204
第十七章 红颜惊魂·····	212
第十八章 璞玉浑金·····	227
第十九章 世间桃源·····	241

第一章 步履人生

冰冷的西风夹卷着稀疏的鹅毛雪片，甩落在干枯的大地上。剥光皮的老榆树随着风雪的紧慢，发出尖利的哀鸣。衔夹在地缝中没有生命的蒿草，还顶风做着无望的挣扎。高低不平的田地里，龟裂成大小不等的土块上，还残留着参差不齐、一两寸高矮的几根禾秆，偶尔还能发现几株干瘪的穗头。几只灰色的麻雀为争抢它，互相撕落几根本不太稠密的翎羽，等尖嘴去壳后，对着空空如也的麦壳失望不已，它们垂头丧气地又去争抢另一颗。

没有街道，没有前后，千篇一律用土块泥成的房屋，缺窗少门，有的还七倒八歪地散塌在高低不平的沙石地上。

没有狗叫，没有鸡鸣，更没有马嘶。没有人声，全村没有一棵树木。完完全全像一摊乱坟岗。

村头的黄土沙石路上站着一老四少。这五个人穿戴各异，但衣服上的各色补丁却都是差不多的一样多少，唯有老人衣裤上的补丁是大摞小、小压大，已很难看清原来棉衣的颜色了。他们高矮不一，但脸上的肤色却是一样的黄绿色。过分大的眼睛并非都是每个人的本来面貌，皮包骨头的脸上都能清楚地望见高高的骨骼轮廓。

老的是我的母亲，四十一岁，但从面貌上看，说六十岁没有人不信。两个女的小些的叫高红，是我的妹妹；另一个叫田雨水，是隔壁邻居，又是我的同窗好友。还有一个男的是我的弟弟高扬，比我小两岁。虽然上下棉衣都有些破烂，但他满不在乎地把背在身上的褡裢往上纵了纵，大声说：“哥哥，还走不走了？”

“妈妈……别掉泪了！你们都回吧。”我望了眼满含泪花的田雨水，转过身，拉过钻在母亲衣襟下瘦弱的妹妹，蹲下身子说：“和妈妈、姐姐回去。我和你二哥哥不几天就回来了，来的时候一定给你多背些胡萝卜和其他好吃的……”

“哥哥……我……我不让你走！”高红取掉含在嘴里的大拇指抱住我的脸颊声泪俱下地哭喊。

“不叫我们走，留下都等死吗？”高扬拉了一把妹妹，恶狠狠地先走开了。

“小红，放开你哥哥让他们走吧。你这样哭喊，他们出门在外能安心吗？”田雨水边哄小红边对我妈妈说，“婶婶，我们也回吧。”她掏出手绢子擦去了小红淌在我脸上的口水和泪水。顺手把手绢子塞到了我手里说：“你也走吧！到外头不管行不行还是早些回来。看！你妈妈和妹妹她们都放心不下。”

我直起腰刚转过身子，妈妈从衣襟下抽出手，把两个麸糠饼子塞到我手心里说：“拿上！今晚若找不上些吃的，你两个一人一个先压压饥。”

我接过还有手温的饼子，望了望深情的田雨水和擦泪的妈妈，忽然塞进了妹妹的手中，猛地转过身大踏步地走开了。

“哥哥……哥哥……”风雪中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哭叫声。

心情沉重的我追上了满不在乎的高扬，说：“你是哥哥，不能老捣打她，我们就这么一个妹妹，她还小，你就不能疼爱着些她吗？”

“不嫌她尿水子多，还说我光惹她！你们都偏着她，尽都说我的不是。”高扬用左手抹了一把鼻涕不服气，强辩的同时又喊了声：“哥！兔子！”就追去了。

“别跑了，追不上。”我嘴说追不上，但腿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也奔跑了起来。

一阵徒劳的追赶，虽说一无所获，但我们却赶了许多路程。回头看自己的村庄，已模模糊糊；往前看陌生的城郊，连成黑沉沉的一片，细看已能看清许多庄户人家了。

“哥，川里人的饭熟了！你看烟囱里的烟都蓝了。”高扬嘴里叫着哥，眼神就像一根直线，死盯着冒烟的村庄。一脸汗毛及细长的脖子和还没有长成的喉管急促地上下蠕动，好像热腾腾的饭碗挨到了干裂的嘴唇上。

直言快语的高扬哪里知道此时此刻我沉重的心情……

艰难的生活逼得早熟的山里娃走上了这一步乞讨之路，确属无奈。

我向多病的父亲和辛劳的母亲提出带弟弟外出求生，是两天前的事情。

前天，队里最后一次分完了多半是草籽的粮食。我和妈妈细细盘算了半日：全家六口人一天只吃三斤原粮，才能勉强维持到来年的秋收。如果来个亲朋好友，或者年头节下虽然多少能改善一下生活，但不知道又有多少个日子灶火里是不能冒烟了。

昨天早上，母亲狠心做了一顿稠稠的菜多粮少的早饭，还奢侈地做了一碟葱花油辣子。等到妈妈端碗的时候，饭只有一个锅底，辣子也只剩一个红印。妈妈抱怨道：“饥肠饿肚的，辣子吃多了心口子痛。”

急嘴的小红说：“二哥把辣子都埋到了碗底里了。”为此，不懂事的高扬

又欺负了弱小的妹妹。我拉开了高扬，抱起泪流满面的妹妹说：“小红不哭，明天我把你坏二哥领上走得远远的，他就再不欺负你了。”

顺口一句话倒提醒了我。我放下高红，转脸向父母亲提出了我俩外出乞食的事：“一来可以省下两人的口粮，二来说不准还能挣来些粮食或者菜蔬什么的。”

妈妈急忙咽下一口饭说：“娃！那可不成，你长这么大还没有离开过我的身边。穷点苦点只要我们娘儿们天天在一块儿，我这心里也是舒坦的。”“他妈，大鬼(大儿子)说的也对！整个冬天队里就那么个样子，一天挣上五六分工，也只能分半斤粮食。再不想想办法以后的日子可怎么个过哩？”父亲愁苦地望着我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自责道，“不是这肺病，我出去混一个冬天才是个道理。”

“一到冬天你连气都拉不上来，还……”

“妈，大哥说得好，还是我俩到外头闯荡闯荡。”高扬打断妈妈的话插嘴说。

“你个摆疯子(不稳重)又想到外头给我惹什么祸哩？”

“唉！我的老妈，男子不吃十年闲饭。您放我到外头……我还想上新疆哩！只要你给我个路费。”高扬吮吸着被辣子辣疼的嘴唇，放下舔得干干净净的碗对我说：“哥！你说怎么样？上新疆、吃饱饭。——‘我们新疆好地方啊，样样新事说不完’……”高扬说着并兴高采烈地唱了起来。

圆头圆脑的高柳急忙放下碗筷拉住高扬的手说：“二哥，我也上新疆。”

“三鬼，你又搅和啥哩，你不听老人说‘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走进戈壁滩，老汉都哭娘。’那不是走你外奶家哩。”父亲咳嗽着教训高柳。

“爹爹，你们都不要说了。明日我和高扬先到川下跑几天看看，谁家有零活，我俩干几天，他们给些啥都成，就是挣上些萝卜背回来也能贴补贴补。”和父亲商量，其实我就是等当家的母亲做出肯定性的回答。

母亲哪能不清楚自己身上掉下的“四块肉”的秉性。说来也怪，人们都说“天上的雀儿子，地上的小儿子。”别人的父母疼爱的都是最小的，可我母亲生下了我，接连又生了两男一女。按说应该疼爱的是最小的女儿。可她不一！特别疼爱的仍然是我。在那非常的年月，困难的我家如果有些油星肉点，我的碗里肯定最多。我最喜欢的又是小妹妹，每次母亲多给我的东西，我必定又给妹妹些许。别人经常在逗小红时问：“你们全家人谁最好？”小红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

“大哥哥最好！”

“谁最不好？”

“二鬼最不好。”

“你的小哥哥怎么样？”她会把指头含在嘴里，偏过头睁大眼睛认真地



说：“有时好，有时不好。”

每当此时，父亲总是假装生气地说：“丫头家，二鬼是你叫的吗？还说二鬼对你不好。要是我，听到你叫我二鬼，不撕烂你的嘴才怪哩！”

“您叫二鬼我就叫二鬼。”

“我叫大鬼你怎么从没叫过个大鬼？”

“大哥哥就不是大鬼，就是大哥哥、大哥哥！”

作为母亲，深知少言寡语的我一旦作了决定，就是十头老牛也别想拉回来。事实证明我自懂事后的，还没有惹父母生过一回气，更不像高扬差三隔五惹是生非。要是高扬说离开她，她还不怎么难受，偏偏就是我。虽说全家死守一块儿安心，但家中的实际情况得尽快重新安排。我们兄弟几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饭量比日月增加得更快。要不，到了来年夏天又得全靠日渐稀少的野菜、草根、树皮度日了。妈妈心情极为矛盾地对我说：“到了外头又不认识个人，天寒地冻的夜里哪里睡？三顿饭谁家吃？我实在放心不下我的娃娃！”说着，她卷起衣襟擦了擦爬满皱纹的眼睛。

“您看您，我的老娘！您就别伤心了，到外头多叫声爷爷奶奶，我就不信他们不给口汤喝；到黑夜再多叫声大佬大妈，我就不信还没个热炕睡。再不，草垛里挖个洞，那就是出门最好的窝巢了。”高扬摇头晃脑地安排着出门的生活，并且自信地说：“哥！只要你听我的，保管你有吃有喝有睡处。”

我听着这个既可气又可爱，从不知愁的弟弟的打算，只能轻轻地皱皱眉头，淡淡地苦笑。

望着眼前这陌生的村庄，看着弟弟蠕动的咽喉，想想今晚的晚饭和今夜的住处，我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战。此时此刻才感到离开家的恐慌和后怕。如果在家，这会儿再苦再累，只要一进门，妹妹定会拿来笤帚轻一下重一下地给我拍扫身上的尘土。妈妈准会端来滚烫的晚饭，虽然清淡些、菜多些，却也能尽饱里吃喝。爹爹也会留下半碗稠些的饭菜倒进我的碗里。小弟弟吃着自己碗里的，眼睛却远远地死盯着我的碗。我倒给他一口半口，捞给小红一片两片菜叶，你看他们眉开眼笑和香甜的嚼咽，谁知世上还有忧和愁呢？

可眼前走向哪一家？又怎么开口？滚到眼眶的泪珠，我咬咬牙咽了回去。

太阳落山了，天空顿时暗了下来。我俩走向一家没有街门的农家，高扬像是走进自己家门似的径直走入双扇门的屋里。土炕上围坐着一位妇女和两位十二三岁的姑娘，三人的腿脚同盖一床旧被子，手都放在被子下面。炕沿上放着一个铁锅和三个空碗。显然她们三人刚刚吃过晚饭。

“大妈……你们有活吗？我哥俩啥都会干。给些吃的就给你们干活。”高扬说着话往前走了两步，偏过头看了看饭锅。

“天爷就黑了，有啥活哩！你就说你要些吃的，你还真会说话。”炕上面的女人没动身子回答了高扬。

我拉了一把弟弟，刚要转身出门，只听一位姑娘说：“锅里还有碗米汤，你们先喝了……”

“要饭也不是个时候。米汤喝完了把锅腾出来，让丫头煮上些胡萝卜你俩吃。”女人有些不乐意，但这样的安排让我真是喜出望外。

“大妈，给您说谢哩，明日个您有啥活我们给您干。”

“小家伙还鬼得很，吃了喝了还想在此住下哩，哪可千万不行。就这么一方方热炕，我娘儿仨哩。你俩还是到我们队里的饲养场去住一夜，或许还能成。”

没想到油嘴滑舌的弟弟今天完全派上了用场。他有说有笑，就像在自己家里似的自然大方。吃饱喝足他还说：“黑灯瞎火的不认识饲养场。”逼得那女人让两个姑娘还把我们送去饲养场。临出门时她问我弟弟：“你哥是个哑巴吗？”

我十分感激地急忙说：“婶婶，我也给您说谢哩！”

惹得她们三人都笑了起来。

以此为开始，我俩过上了乞讨和出卖力气、等价交换一切能吃的东西的流浪生活。

饲养员姓汤，是个六十岁的鳏夫。他的生活包括吃住都在饲养场。我弟弟能说会道，甜甜的奉承话，很快就取得了他的信任。哪家的自留地还没有挖，哪家的萝卜还没有挖完，哪家的圈粪需要往外推，哪家正急着打煤砖，他都替我们引荐和介绍。给人干一天活挣多少蔬菜、米面，汤爷热心地都帮我们收取。有的人家里他是连收带要加拿，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劳动所得。

开始，我和弟弟还叫他汤爷，后来干脆就叫爷爷。他也把叫我和弟弟从娃子变成了孙子。别看我俩对他的称呼变了，实际生活中我们受益匪浅。首先，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倒出马料(豆瓣子)煮一锅稠饭，我们三人尽饱里吃，我和弟弟实在吃不下了，他还逗乐说：“去，娃子家带牲口添把草，多跳几个蹦子进来再吃。”其次，饲养场里有的是柴草和干粪，每天夜里汤爷把土炕烧得能烙熟饼子。

有天晚上，天快黑尽了，高扬还没有回来。我着急要出去找，汤爷却说：“大孙子你放心，二孙子鬼着哩，没事！”果不其然，不大一会儿，他兴高采烈地进门就说：“爷爷两个，哥哥两个，还热着哩，快吃。”他变魔法似的掏给我们每人两个肥漉漉的水煎包子。

我问是哪里来的，他毫不在乎地说：“拿的呗。”

我说：“你是不是偷人家的？”

“拿的就是拿的，怎么是偷的？”

汤爷插话问：“到底是怎么拿的？”

他笑着说：“今天可见世面了！下午公社街上摊子上的包子刚出头一锅，



过来一个比我穿得还烂的小伙子，一把抓了几个包子边跑边吃边又往包子上吐唾沫、擤鼻涕。卖包子的拿起炭锨子追上去就扔了过去，正中那人的后脑袋，顿时头上的血都灌满了脖领子。这边锅里的包子被大家趁机一抢而光，我也就顺手抓了最后的这四个。”

“高扬！你怎么也趁机抢东西了？”我生气地骂他。

“别人都快要抢完了，我才拿了这几个……”他和我争吵了起来。

“你俩也别吵，不过二孙子以后这种事再不能做。万一人家回来一炭锨子打烂你的头怎么办？你哥哥也是为你好。”汤爷把我赌气塞进他手里的两个包子分给我们一人一个，我本不想接，但汤爷说：“你不吃会伤你弟弟的心。他是爱你才拿回来的。如果是独食鬼，他不拿来我们能知道他是偷是抢还是拿的吗？”汤爷咬了一口包子，含糊不清地“唉”了一声又说：“这世道也真是，抢吃抢喝，没脸的不饿，羞答答饿得趴下。”

我含着眼泪咽下了不知什么味道的包子。望了一眼低头津津有味嚼咽包子的高扬，他根本就像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

“哎！孙娃子，你们挣下的萝卜和菜一百多斤了。明天队里的皮车(胶轮大车)要到山里去拉砑子(无烟煤)。我给车户(赶车的)说一下，给你们带回去。顺便你俩也回趟家。”汤爷搬过褡裢看了看又说：“这些细粮也有个三四十斤。娘老子肯定心慌(挂念)得不行了！”他抿了一把高扬的黄头发：“这个鬼头！你娘老子保险不疼你。”“汤爷爷，我的好爷爷！算您说对了！您再猜猜我爹妈最疼谁？”

“那还用问？”汤爷抽了一口水烟接着说，“肯定是你们的小妹妹。”

“这回您可是猜错了，我父母两个老偏心，可都是偏他。”高扬的眼神和指头都指向了我。

“这就怪了！家中穷得剩一张纸，老的也要疼小的。”

“有时也有那么一点点……不过全家都说我哥好，我也只好随大流。说实话，我哥还真的从没惹爹妈生过气，不像我经常捣打两个小的，还防不住就惹个祸。所以嘛！有时的那么一点点好就统统地没啦！”他两手一摆，做了个没啦的动作惹得我笑了，汤爷笑得差点把浓浓的烟雾和水烟锅喷到地上。

那一夜，夜深人静的时候，汤爷煮了一锅比往日更稠的马料。我疑惑地问：“这么多能吃完吗？”他说：“明个(明日)车走得早，你俩哪里去吃哩？五更里我给你们热一下，等车走你们吃完收拾干净，他们谁也不知道。”

我从内心里感谢这位慈善得如同我亲奶奶的老人。同时我也想起了我的奶奶……

小时候我并不是一个好孩子。听奶奶讲，我本来是老二，我前头的哥哥生下后不到一岁就夭折了。所以后来母亲生下我自然就成了全家人的命根子，包括我的两个奶奶、叔叔、婶婶(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分家)。

我的小名叫长生(长绳)。据说妈妈生下我还不到十天，我的亲爷爷就死了。死的时候大睁着两眼就是不断气。奶奶哭着问：“他爷爷，你还有啥事不放心？”爷爷蠕动着嘴唇，说着什么谁也听不清。最后奶奶又问爷爷：“是不是想见见孙子？”爷爷吃力地“嗯”了声。奶奶破例地(生孩子不满一月不让下炕)叫妈妈抱来了我，爷爷的手动了动，奶奶拿起他的手在我的头上摸了下，爷爷就安慰地闭眼了。怕我再有个意外，非常迷信的大奶奶(大爷早死了)没有参加爷爷的“落草喊路”(人死后从睡屋换上新衣服抬到堂屋，供先人牌位和停放死人的空房，停在木板上，下面必须放上谷草，亲属们立即抱上麦草到街门外燃烧哭喊)用一根红头绳把母亲怀中的我，象征性地拴住，并把头绳的另一端拉到各个屋子，点上表纸祈祷上天保佑。因此我的小名也叫长绳，谐音长生百岁。

更奇怪的是哭纸(人死后第二天半夜，全家人都到街门外的路笼下)的时候，所有来人都在路笼下围成一个大圈，中间点上火堆，把给死人准备下的羯羊拉进圈，喻意死者骑上走阴曹地府脚乘。此时，那只羊完全就成了死者的替身，所有的人都不能直呼羊。身上浇上茶水，亲人们跪着，虔诚祷告：“领吧！(羊抖去身上的茶水)领吧！”如果“羊”不领就不能开刀，直到羯羊“大领”时，早就准备好的宰羊人一刀割破羊脖子，还要抬上半死羊围着火堆转圈，并要继续祷告。此时全家人和亲朋们共同放声大哭，尽情地哭诉所有的思念和悲痛。

我爷爷化身的那只大羯羊任凭所有的人再怎么虔诚地祷告，它就是不“领”。正在人们没办法的时候，它突然窜出人群，径直跑进了我妈妈的“月房”(只留我大奶奶陪我母亲不能外出哭纸)。

“我说不领，原来是爷爷舍不得孙子。”大奶奶抱起了我让羯羊闻了一下，它就大“领”了。

在科学并不发达的那时，此事的巧合成了乡邻们，特别是迷信老人们中间的议谈传奇。所以，我在别人和父母，特别是我非常迷信的两个奶奶眼中，的确真就成了“皇帝的金子，奶奶的孙子。”

那时候，逢年过节，特别是每年秋收第一场新麦子的第一锅的“桃儿”(馒头顶上带尖，尖做成花朵形状，并染上红绿颜色)，那是敬天地、神、先人们的供品，只有我可以掰下桃尖儿。在当时的乡俗中那就是对神灵们的亵渎。可我的两个奶奶都乐哈哈地笑着说：“吃吧！爷爷们都不着长孙的气，也不见我孙娃子的怪！”

家中吃包子、饺子，我可以只吃馅儿，鸡蛋只吃清子，猪肉只吃耳朵和蹄子，鸡肉也只吃舌头、胗子和冠子。每当此时，父母不容许，我奶奶就生气地说：“我就不让你们管，要是你们想教训那就等我死了，你爱怎么就怎么去吧！——那也不成，反正你们谁惹了我的孙子，我就是死了也不行，哭纸的时

候叫一夜都不“领”，不信你都睁大眼睛看着。”

我在奶奶们的娇惯下，干什么都是有恃无恐。后来，经过一件事情，我彻底变成了另一个人。

记得父亲和叔叔在院子里拧草绳，叔叔把几根草绳结成很长的一根，一头拴到堂屋门的柱子上，另一头拉到了倒坐的门里头。他教我说：“除了两个奶奶，其他人不管谁走到草绳上面，你就用劲拉。不论是谁，他们都会变成孙悟空。”我听信其言，等待着“孙猴子”的出现。

谁知是我的母亲端着馒头走到了绳上。我大睁着眼睛用力一拉：她整个儿翻倒在院子里，一方盘馒头滚了一地。她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好大一会了，我父亲还开玩笑说：“撞死了，这你就不疯了吧。”我丢下草绳哭喊着跑了过去，搬起妈妈的头，眼眶上碰破流出的血和鼻血把她的脸染成了一个大红脸。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么多这么红的人血，的确把我吓坏了。奶奶听到哭声跑过来一看这个样子，急忙按住我母亲还在冒血的伤口，并拍抖着她的身子说：“你醒醒、你说话。快！别把我的娃娃吓坏了！”我哭叫着并抱住母亲的头说：“妈妈！您不死，您活过来吧！从今后我再也不坏了……”

从那以后我变得少言寡语，也不疯疯癫癫了。但我的奶奶却骂我母亲：“傻婆姨红头呆脸的，把我的娃娃的魂吓掉了。”并在道士那里批了好几道符，用红布包成三角形缝到了我的胸前和腋下。并领我到灶神前烧纸焚表，收魂叫灵。

不上几年，我的两个奶奶在一年内先后去世。我们和叔叔婶婶从此也分家另立门户了。

皮车户姓汤，和汤爷是同姓不同宗的本家子，也是一个热心肠的好人。他把我们的粮食和萝卜装上车后，见我两人都要上车，便说：“你们两人去一个就行了，就是一个不去我也能给你们全部送到。上山路，多一个人多一份重量，担子上不捎书哩。再说队里还有几家的萝卜没挖完，趁现在地还没有完全冻实，挖一天就还能多挣些。”

跟前跟后送我们的汤爷接着说：“也是，都去也是送，去一个也是送，就叫二孙子去吧！这些日子娘老子肯定心慌两个娃子了，心慌就叫她们再心慌几天大儿子吧。”

三天后的下午，我弟弟坐拉煤的皮车回到了饲养场。他嬉皮笑脸地诉说着家中的情况，掏给了我一封信，并给了汤爷一块黄水烟。显然，水烟是我父亲知道我俩和汤爷的一切情况后，对他力所能及的一点报答。

汤爷高兴地接过水烟，对我们更加的关怀和热情。我急忙惊奇地打开四方四正的叠纸，田雨水她那清秀、端正但有些碎小的字迹，一个一个地跳进了我的眼帘：

山弟！你千万不要笑话我，好吗？

本打算不给你写信，等你回来后再细细诉说，但不听话的心促使发抖的手拿起了殷切的笔。

你走的那一刻，我多么想我也是一个男孩啊！哪怕不是你的亲弟弟，我也会拉起你的手毫不犹豫地和你们共同踏进风雪中。

说来也怪，从小到大，有时几天不见你，也就那么的平常。自从你弟兄两人出走后，我好像丢掉了个什么东西，每天晚饭后习惯性地走到你家，才发现你不在。多少次独自跑到村口遥望着茫茫的荒原：

雪花飘飘何处停？西风阵阵哪里行？

少留片刻露心事，你在谁家熬五更？

昨夜，月儿朦胧，遥望那原野隐隐，只听见西风阵阵。望眼欲穿，你在何方？忽然，你可爱的笑脸，这么真切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惊出了声音，伸出双手握住的却是冰凉的月光。

按说，我是姐姐，你是弟弟，你应该得到我的爱护才是。相反，我却从小就受到你的保护。记得那年春天，我们几个孩子结伴到荒滩上摘毛儿刺花（一种可食用的野花），拾地卷皮（一种可食用的菌类）。如果不是你的救护，我早已成为荒滩上的一个孤魂野鬼。

这些日子我情不自禁地抚摸着脸上的伤痕，就好像摸到了你细长的手指。但这毕竟是虚幻。而你——我可爱的弟弟，你在哪儿……

想见时难别亦易，西风吹散两相依。

遥望荒野泪不干，长夜孤灯照寒壁。

天天望、夜夜盼。前天终于盼来了皮车上的二弟，左看右看除了车户只有二弟一人。我大着胆子询问你的情况，他还是那么毫不在乎，大大咧咧。我恨不能伸手从他嗓子里掏出关于你的一切！——后来知道你们遇上了一个好爷爷。如果我是一个男孩，那该多好啊！

希望我可爱的弟弟到处都能遇到像汤爷爷一样的好人！

多么希望你能早点回来……

“大孙子看的什么，怎么眼泪汪汪的！能念给我们听听吗？”

“是田姐给我的来信，她也给爷爷您说谢哩。”我给汤爷念了信的后半段。

“你就是老大，怎么又有个姐姐？”

“是我哥的同学，也是我们的邻居。”高扬替我回答。

“她谢我干啥哩！保险是你二鬼头添油加醋地胡说了些什么吧？”汤爷乐滋滋地边抽水烟边说：“听得出来，是个好丫头！比你大几岁？”

“大一岁。”

“女大一，没出息，女大两，黄金长。不过，也有反过来说的：女大一，是金库，女大两，草变粮。”汤爷十分认真地谈说着他的人生之道：“大孙

子，抱紧这个金库，千万不能松手。加上你的福气，你俩日后必定会大富大贵。”

“爷爷，哥日后怎么个大富大贵法？那么你看看我日后怎么样？”高扬拉住汤爷青筋暴露的厚茧手认真地求教。

“哎——这可是天机，不可全部泄露。”他又装上火烟神秘兮兮地看着我俩接着说：“只能告诉你们个大概：男养午时做高官，女养子时使丫鬟。男生十五抱金砖，女生初一银满缸。至于你这个二鬼头，日后混好了财源滚滚，混不好拉条棒棍。”

“汤爷也才是个老偏心，我和我哥是亲兄弟，他是大富大贵，我倒成了拉棍要吃的了？”

“哎——这你没治。这就叫各有各命，各有各福。人生在世，人人都有个三灾八难二十一病，七贫七富四十九运。就看你该得多少富，该遇多少灾，这都是定数。我给你们说个小传儿(故事)听听，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他点上火香香地吸了几口水烟，烟话齐出：

从前，有个中等生活水平的员外家。在地方上，他们家是比上不足——不多，比下有余——太多。老两口年过半百只生得三个女儿。

这一年的大年三十晚上，老员外带领三个女儿早早儿打扫庭院，粘贴门神对联，打过醋汤(避邪消灾的迷信活动)，上祭供，烧过冥钱点蜡烛，那真是：

青烟缭绕窗花红，灯红纸绿门神真。

酒肉满盆饌祭肥，油香火旺年味浓。

那才真叫个过大年啊！

夜黑星稠，员外家粉皮白墙油灯亮，刘皇爷招亲来渡江。屋内四壁都挂画，正面财神笑着受香烟，毛毡厚褥被绸缎，有铺有盖叠半墙。五口人高高兴兴坐在满间烫炕上的火盆边，包好了羯羊腿肥肉的大馅饺子，只等夜半更深接下神仙爷爷们后就下饺子装仓开始过年(第一锅饺子供养先人及分放粮仓预示来年丰收)。

闲坐无事，员外爷开口问大女儿：“穿红戴绿、裹缎套绸、吃香喝辣的，托的是谁的福？”

大女儿回答：“那自然全是爹爹妈妈的福气。”

二女儿也说：“都是父母的洪福齐天！”

三女儿不以为然地说道：“人生在世，各有各命，各有各份，谁也不托谁的福。”

这一说，把个员外爷气得那个倒立眉眼横吹胡，指手怒吼骂不孝：“好！你有福那你就立马滚出我的家门，看你有多大的福气！”

三女儿滚炕下地，头脸没回，出门钻进了漆黑的星空下。

这真是家和万事兴，闲言败门庭；儿孙虽然亲，笑话莫当真。

几句闲言，惹得老头气，女儿哭，妈妈呼天又喊地，把个本来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新春大年搅了个天昏地暗，人走家散。

三女儿赌气出走，哪管东南西北天高地远。感觉腿困脚疼、饥寒交迫时才知道悔之晚矣。想回头已不知家门何处。望来路，夜黑星稠。恨自己不知天高地厚，跺双脚，泪湿襟，不由得女儿家痛哭五更：

“一更里来喜盈盈，合家团圆迎春春。

父母慈爱我们孝，合家欢笑满院庭。

二更里来年味浓，炕上铜盆煤火红。

羊肉饺子拳头大，双手端盆等锅滚。

三更里来夜更深，爹爹戏言把儿训。

不该赌气摔门走，此时后悔难进门。

四更里来寒霜重，饥寒交迫腿脚疼。

哭声妈妈儿后悔，何不听您劝女心。

五更里来鸡司晨，东西南北响炮声。

哪个声音是我家？泪洗衣襟痛煞人。”

三丫头哭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悔烂肝肠娘不知，自我逞能不怨人，来世酬报养育恩，自作自受是报应。”女儿走投无路，只好摸出身上的彩色丝帕借着星光挽在了一棵弯拐柳树上，大哭一声：“妈妈！”便把二八女儿的头颈伸进了丝扣。

也是女儿命不该绝，这一悲天悯地的哭声，正好惊醒了不远处一窑洞中酣睡的乞丐男子。这人蒙眬中走出洞外，听得近处树下有响动，暗喜：莫不是谁家走脱了过年接神的羯羊，待我捉来杀宰、接血、剥、吊、蠹，翻肠倒肚烧血脾，先把肝肺心腰爆炒一锅，哎！初一日后腿，初二日肋，初三日再熬筋骨髓，初四日头蹄和肚肠，莫忘了还要多放姜。留肉也不能剩汤：全羊汤胜过那人参大补丸。这个大年真真儿赛过那仙山洞府中的神仙。

想着说着，蠕动着喉管咽下两口唾沫；身子顺着响动摸去，手眼齐到，惊得他大叫：“哎呀！羊毛不见是个人，连累无辜不得轻，若不早逃惹官司，有口难辩受苦刑。”想到此，他拔腿就跑……跑了几步，一想不对呀！常言道：救人一命，定有好的报应。管它怎么，先救下再说。

一个急刹车，男子掉转头奔向树下。体轻身弱的女子，他稍一用劲，右手抱起，左手解扣，轻轻儿就摘了下来。用手一摸，虽没了气息，但手脸还热，哪管是男是女，急忙抱起跑进窑洞，点亮残烛剩蜡，遮住影儿近脸一看：哎呀！美若九天仙子，丽若瑶池淑女！哪家女儿在这大年初一自寻短见？

三女儿经他这么一抱加之急颠快跑，飘到了冥府门前的三魂之灵，荡悠悠重转阳间世道，离走到地狱之界的七魄之影飘落原回到三界之内。

三女儿睁眼细瞧，埋怨道：“你为何搭救已死之人，这一来叫我不孝女怎